

任寻我心

REN XUN WO XIN

沉金 著



写作是一段甜蜜与艰辛并存的苦旅，唯有真正热爱创作，
甚至将创作视为生存之意义的人，
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哪怕需要忍受黎明之前最浓烈
寒冷的黑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任寻我心

沉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任寻我心/沉金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5399 - 3280 - 4

I. 任… II. 沉…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9417 号

书 名 任寻我心

作 者 沉 金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萧 盈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280 - 4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楔 子	1
第 一 话 方从心	5
第 二 话 房客与写手	11
第 三 话 坑王、霸王与出版商	19
第 四 话 借不为抄吗	30
第 五 话 圣光普照 Mr. 胃溃疡	40
第 六 话 浪漫将人秒杀于一瞬	52
第 七 话 生存的意义	62
第 八 话 爱你是我永远的骄傲	70
第 九 话 出版	86
第 十 话 不能说的秘密	95
第十一话 曹雪芹和脂砚斋	103
第十二话 慢慢走吧，在一起	109
第十三话 幸福的温度	115
第十四话 为什么	124
第十五话 过眼云烟	132
第十六话 顾文徵的理想	141

第十七话	试探	148
第十八话	公平的真实	156
第十九话	肆无忌惮的坚持	164
第二十话	那个女孩儿	171
第廿一话	爱不爱	179
第廿二话	父子	185
第廿三话	十八岁海归美少女	194
第廿四话	自杀式犯罪	200
第廿五话	五讲四美黑社会	207
第廿六话	厕所文学	212
第廿七话	Stary stary night	218
第廿八话	Lost	227
第廿九话	危机	233
第三十话	暴力与希望	240
尾 声		262
后 记		266



楔子

长秋监·任大常侍 20:54:00

启请陛下垂怜，小人要无家可归了，可否借陛下凤殿暂居？

圣母神皇·腐竹 20:54:38

奏本驳回。朕喜欢一个人住，不喜跟人挤着。

长秋监·任大常侍 20:55:20

噢……

圣母神皇·腐竹 20:55:36

话说，大常侍为何要无家可归？

长秋监·任大常侍 20:55:40

唔……昨夜流星突降，正砸在小人陋室。

圣母神皇·腐竹 20:55:47

可砸出坑了么？

长秋监·任大常侍 20:56:58

好深的坑！小人正努力往外爬！

圣母神皇？腐竹 20:57:20

咄！坑人者人恒坑之！叫汝挖坑不填太监过甚！坑中冤魂作乱了罢？

长秋监·任大常侍 20:57:41

喂……我这不是一个一个填嘛……我有承诺——慢慢填，不弃坑！

圣母神皇·腐竹 20:58:39

嗤——朕就等着看，朕有生之年，你能填完几枚！

长秋监·任大常侍 20:59:2

…… = _ = b

长秋监·任大常侍 20:59:40

嘿，陛下，你听过这首歌儿吗？

繁星点点的夜晚

为你的调色盘涂上灰与蓝

你在夏日向外远眺

用你洞悉我灵魂阴霾的双眼

圣母神皇·腐竹 21:00:31

大常侍休想转移话题。公该去撒土了。早日续上下面为要。

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公当谨记！

长秋监·任大常侍 21:02:11

…… = _ = bb

长秋监·任大常侍 21:02:32

恭请陛下加尊“大仁大孝大慈大悲圣母神皇帝”！

圣母神皇·腐竹 21:02:38

准奏！另改年号为“催文”！

长秋监·任大常侍 21:03:14

……陛下……圣明…… = _ = bbb

——以上，截自方从心的聊天记录，某年某月某日。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e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all the ragged men in the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of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Vincent

第一话

方从心

“你家有空余的单间出租吗？”



中国的房价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奇景，它就像一层厚厚的肥油，泛着令人厌恶的泡沫，顽固地赖在房地产这碗汤表面，无法拂去。即便你再饥饿难耐，也依然望之生畏，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皇城——北京。

要在这个塞车能把人塞成尿失禁的地方，打拼个一万多块一平方米的窝，即便是方从心这样的白领，也至少得先存上个几年，再供上个几年。但不管怎么说，比之她手下那些一个月拿三四千、一多半都流进了房东腰包的弟兄，她好歹还算是有点指望的。

她常常会想起刚毕业那会儿四处找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那时候，她就在想，要拼命赚钱买房子。

没老公的女人是孤单的，没房子的女人是悲惨的。尤其在这个男人越来越不男人的年代。即便你有男人，你也不知他何时就会勾搭上年轻的小三儿，再把你这糟糠之妻踹出门去。这时，你若没有自己的窝，就没了根据地，那就只好带上个雪碧瓶儿，到旗杆底下坐去，最后结果是便衣帅哥会让你在收容所和拘留所之间二选一。但房子绝不会踹了你，是你的就是你的。

所以，方从心很勤奋务实地在二十六岁那年靠着公积金和存款完成了首付与贷款，把她视为后半辈子依靠的小钥匙拿到了手，开始了她作为“房奴”的生涯。

然而，方从心没有男人。

其实她相貌不差，虽然比不得明星，但素面朝天也算略有姿色，稍微打理打理，便当得起一声“美女”了。况且她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学识、身份样样都上得厅堂。

但她却迟迟没有男友。

追她的男人也曾经有过，但都被她掐灭在萌芽状态了。她说，不来电。

久而久之，便有人传言她挑剔、清高，甚至，不少人说她拜金主义，想嫁金龟婿。

对此，方从心总是先翻个白眼，后嗤之以鼻道：“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商业社会不讳谈钱，‘拜金女’这种过气称号还是留给倭国美女吧。”与其说她方从心是“拜金女”，倒不如说她是“腐女”，更能贴切地揭露出她的“邪恶”本质。

没错，方从心是个腐女，一个已经腐成了渣的大腐女。

别看她平日在公司里人模人样，管着几十号人，回家上了网，就是狼人遇上月圆——嗷嗷嗷就变了身。亲亲、抱抱、扑倒、拉帘子都是小意思，侃起那些床戏来，比每周例会讲话还生动自然。各种腐剧、腐片更是阅之无数，见怪不怪。

嗯，其实方从心自己也承认，她整个就是一不在压抑中死去，就在压抑中变态的典范：我吃着不着，YY一下总可以吧？可每隔一阵子，就能在某论坛看见些或豆蔻或青葱的小美眉谈论性事毫不扭捏，这时她就非常想直接冲到墙上撞死算了！她们如此开放了，就她还活在“旧社会”……后来想想，做人不能太自私，撞死了不见得能上头条，还得劳动人家帮忙收尸，于是只好感慨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彪悍胜一浪，顺便非常眼红的老女人的腹诽一下：小姑娘们最好小心头文字A。

曾有人在窥破了她的腐女本质之后劝她，“你收敛一点吧，这嘴脸一露出来，比屁股后头拖了条狼尾巴还凶，看谁以后敢娶你！”

方从心却从不放在心上。从心，从心，在对待感情上，她的信条就如同她的名字——从心而生，随意而动，绝不委曲求全。

但她毕竟还是一个人。人有七情六欲，生来是人，便是命中注定会孤独、会寂寞、会怕冷。

YY不过是一种精神自慰，就好像手指的温度永远不可能灼热滚烫，当生活只剩下YY时，她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她并不想在YY中永生般壮烈。有时候，她也很想庸俗地去找个好男人，委屈了，在他怀里哭；疲倦了，在他肩头睡。

可“找男人”说来不过三个字，真要找合适的，谈何容易。这年头，优质男人都是稀有动物！她自认人品还凑合，运气却不怎么样，早在刚毕业那会儿她就发现了这个事实——好草都有花了，余下的要么是眼高于顶，要么是歪瓜裂枣，总之，统称“孬草”。

于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也没在天桥路灯处。

可就算再形单影只，也不能随便把自己低价处理了吧？否则怎对得起咱爹咱妈和江东父老，对得起曾经青葱水嫩的大好年华？何况都已经挑到了这个年纪，

现在妥协又是何苦？

就这样，方从心本着砸锅卖铁不卖身的原则，大义凛然地将单身进行到了人生的第二十六个年头。期间，面对老爹的试探、老妈的唠叨、其他亲朋好友的轮番轰炸，她恨不得天上掉下个好人，哪怕把她那百来万的金窝窝顶砸个透明窟窿也值了——反正领证之后，爬高扛重、修屋顶之类全该他管！

这样想着的方从心，依旧过着她那道貌岸然的腐女生活，聊天、灌水、YY、聚会，矛盾纠结又无奈，直到某个夏日周末的夜晚。

那天，方从心跟几位友人K完歌回到家，刚洗完澡，正穿着小吊带睡裙抱着猫咪游荡，忽然，门铃电话响了起来。

瞬间，方从心脑海中闪过无数曾经在报上看过的入室抢劫案，顿时浑身汗毛排队。父母远在老家，哥们儿有老婆，姐们儿有老公，这会儿没人会来找她。她本不想接的，最终被执著的铃声吵得忍无可忍，不得不摘下来话机，“请问哪位？”她尽量让自己显得冷静有礼，怨念的火山却濒临喷发。

意外地，听筒那一端传来一个很干净的嗓音，“您好，请问您家有空余的单间可以出租吗？”

方从心反应了好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客厅里的挂钟，零点过十七分。她有些傻了，立刻又生气起来。若她没记错，她并不曾发过招租广告。况且，都这钟点了，谁还会在外头找房子呢？

方从心家的房子是标准的两居室，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虽然月供压力不小，但她从没想过租一间出去来缓解。周围不少正供房子的单身人士倒是都这么干，可她不喜欢，她不想跟一个外人住一起。从前过租房生活时受够了与人“同居”的日子，没道理买了自己的房子还跟别人一起挤着。

又何况，这三更半夜来敲门的家伙多半是无聊恶作剧的。

方从心这人有个臭脾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不饶人。要是谁惹着了，她一定还回去，绝不忍气吞声。

她靠着门，拿着听筒，咧嘴笑了，“不好意思，我家房子，我住一间，猫住一间，没空地儿了。出小区往西三百米的派出所估摸着有，您上那儿问问去吧。”说着，便挂了机，转身回屋，抱着猫咪上网去了。

爬上网络，她在群里打了个笑脸，“众卿，朕刚把个半夜按门铃骚扰的变态

WSN 拍飞了!”

群里姐妹狂笑一片。

跟众腐女一起将那个被踹去派出所找班房的男人从头到脚从前到后 YY 一通、嘲讽得体无完肤之后，方从心心满意足地爬上床，睡了。

对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而言，周六日难得的懒觉简直比什么都珍贵。次日，方从心终于被猫咪气愤的喵吼声震醒时已是日上三竿。她睡眼蒙眬地爬起来，跑去给猫咪加猫粮，却发现猫粮存货已空。她挠了挠头，安抚地摸摸猫咪的脑袋和下巴，轻声哄慰道：“好糯米，乖猫，妈妈洗了脸，就去给你买饭饭和鱼干。”

偏偏糯米不领情，一阵愤怒的喵喵抗议后，甩甩尾巴，索性转身，不理她。猫果然是忠于自己的动物。

方从心大为感慨，忙冲进化妆间，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妥帖，拎起小包奔出门去。再不填饱那只大胃猫，她怀疑它会在晚上偷偷过来挠她的脸。记得上次她在网上看小说正起劲儿，忽略了这个小东西，结果小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跑过来，狠狠地按住了强制关机……谁说猫的智商相当于三岁小孩儿？分明是老奸巨猾！

她这样想着出了电梯，推了一把楼下的防盗门。

意外地，没有推开。

方从心嘀咕一声，又使劲儿推了一把。

这次门倒是推开了，门外却像泥地里长萝卜一样忽然竖起个人来。

这是个大男孩儿，穿一件黑 T 恤，仔裤，球鞋，头发微微有些长，就像漫画里走出的美少年，面相斯文，眉眼相当好看，只是人有些摇摇晃晃的，似乎还没睡醒。他背着个超大号旅行包，脚边还放着一个笔记本包，看起来像是刚远行归来。

哎！谁家的美型小受怎么就这么在门口睡了啊？

方从心两眼泛着狼女之光，以光速将那男孩儿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唔，身高个头都不错，未必是受，没准是攻呢！这腰身的线条实在是令人心动地赞哪！方从心赶紧把快滴下来的口水咽回去，绽出一个金玉其表的贤良淑德的温柔笑容，“怎么就在门口睡着啦？快进去吧。”

那男孩儿愣了一下，很快也笑了，非常乖巧地对方从心说了声“谢谢姐姐”。

方从心感动得险些热泪盈眶，老天爷太眷顾她的眼睛了，虽然有看没得吃吧，但身为一个寂寞单身腐女，有看也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了。

这小美男是来看朋友的吗？男（女）性朋友？哎哟妈啊！感动死了！

瞬间，方从心只觉得生活如此美妙，一边盘算着怎么跟踪、怎么观察、怎么偷拍、怎么摸上某论坛爆料，一边哼着歌向小区外的宠物用品专卖店溜达过去。

然而，当扛着一大包猫粮，吭哧吭哧地回到家门口时，她却一下愣住了。

她看见那个腰身贼美好的小美男正站在她家门口望着她，脸上挂着温文尔雅的得体微笑，两片薄唇开合，无比理所当然地问她：“姐姐，你家有空余的单间出租吗？”

瞬间，方从心腿一软，小高跟鞋一崴，险些瘫坐地上去。

第二话

房客与写手

我只写我想写的东西。



关于这个名叫任寻的大男孩儿，究竟是怎样成为她的房客，方从心一直坚称自己被这只腹黑大尾巴狼忽悠了。但不可否认，当看见他执著又可怜的模样时，她一下便想起自己当年初出校门时的艰辛，于是，心里一软。

至于任寻本人，则在某年某月某日机缘巧合之下终于一吐实情，正是方从心那一句“我家房子，我住一间，猫住一间”让他立刻确定了两件事：其一，这个女人家有空房；其二，这个女人心地善良。于是，走投无路到分外想炸掉西直门立交桥的他，在瞬间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大决定——死皮赖脸也要赖进这家的门！

事实上，在任寻入住的第一周，方从心就觉察了这小子腹黑大尾巴狼的本质：乖巧斯文的模样都是装出来的，熟门熟路之后就开始舒活筋骨了。他非常精明地在第一时间洞穿了这个家的本质——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的绝对不是方从心，而是那只叫做糯米的黄白斑雄性土猫！

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下血本把糯米给笼络住了。

起先，方从心还以为他对猫儿有爱心，还正在那儿美滋滋呢。等她终于发现，糯米这“变节”比翻书还快的千家猫经常对任先生露出非常亲昵的咧嘴一笑，在他脚前脚后蹭来扭去，但凡她要靠近时，却非常不满地吭哧呼噜，俨然要把第三者驱逐出境时，她忽然惊悟到一个事实：如果不想被悍猫夜袭，她得好好待任先生才是……

而任寻先生本人则非常优雅地向她展示了一条完美的抛物线——头两天甜甜地笑着喊“姐姐”，再两天笑甜甜地喊“方姐”，再两天扭捏了一下，喊“从心姐”，直到第七天终于两眼一翻，直呼“方从心”！

好吧，方从心也必须承认，其实在得知这小子原来已经二十有三了之后，她对“姐姐”这个称呼就产生了强烈得足以令她夜半磨牙的排斥感，故此再三强烈要求他不许喊自己姐。虽然确实是小了三岁，但也才不过小三岁而已啊，喊得她好像有多老一样！这小子没事干吗长得这么“年轻”，她本来还以为他才十九二十呢。

除此之外，任寻带来的“惊喜”真可谓已到了令方从心目瞪口呆的地步。比如他在屋里撑起的登山帐篷和展开的睡袋，比如他那完全黑白颠倒的美国生物钟。